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歐陽永叔集

(六)

歐陽修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永叔集

(六)

歐陽修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居士集

卷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

至。

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卽日尊體動止萬福。

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

戎狄

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

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畧聞緒言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政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爲浮議所移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言然尙但一作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爲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焉一有字

答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非一有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一作與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尙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尙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

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

所不暇也。或有一作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此無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譏譏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

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攙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探。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俚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此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爲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於有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區區力作。疆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道未足而疆。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及。故愈力。一無此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字。足下。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於淵泉。無不之也。一無此字。足下。先輩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

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也。

一作邪。

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

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

一作罷請。

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拜字白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

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

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鄧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鄧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鄧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查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三無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字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一作性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時字。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陝西范龍圖辭辟命書】知義。此下一有。可用二字。

【答李詡第二書】而不究。此下一有。凡字。果善邪。果惡邪。邪一本。作而。人性混矣。混字上一有。善惡二字。勤而教之。勤一作。勤。

【與荆南樂秀才書】當之未暇答。無之。或作時。一。宜絕。二字上。一。一切切。二字。一。遺業。二字。一。浮薄。一作。巧。悅于。

一作。爲彼。二字上。一。受禍。獲罪。一作。未易。譽者。者字。一無。先輩少年。輩一作。今先。方欲。一作。方將。如其至之。是直齊肩。

於兩漢之士也。一作。如其器焉。直可。慎不可學。一作。又。今可謂困。今字下。一。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雖一作。有。

言安能取信於先輩哉。

【答吳充秀才書】何以。一作。孰能。先輩學精。先輩學精。一作。矧也。足下。鮮焉。一作。鮮矣。讀易者。三字上。一。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不爲過也。也。一作。矣。又不知執事。不。一作。未。殿階上。一作。陛下。終用二臣者。一作。無字。百十。一作。百千。幸察

焉。一作。幸。賜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僻遠。一作。僻絕。當仕。一作。當在。亦未有。一作。少得。鄧氏。鄧一作。鄧。茶鹽使。此下一有。時字。

【答宋咸書】儒者之於學。一作學者之爲工。

卷四十八

策問十二首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

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都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旣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

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一有且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一作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泯泯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仁義一作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作異。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

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己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憚。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